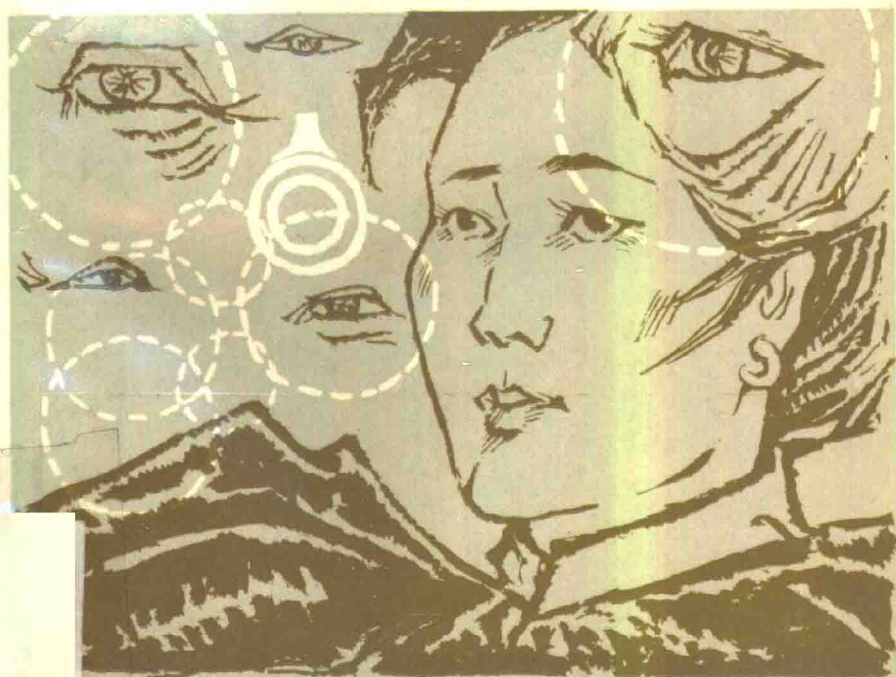


叛逆者

馮苓植

群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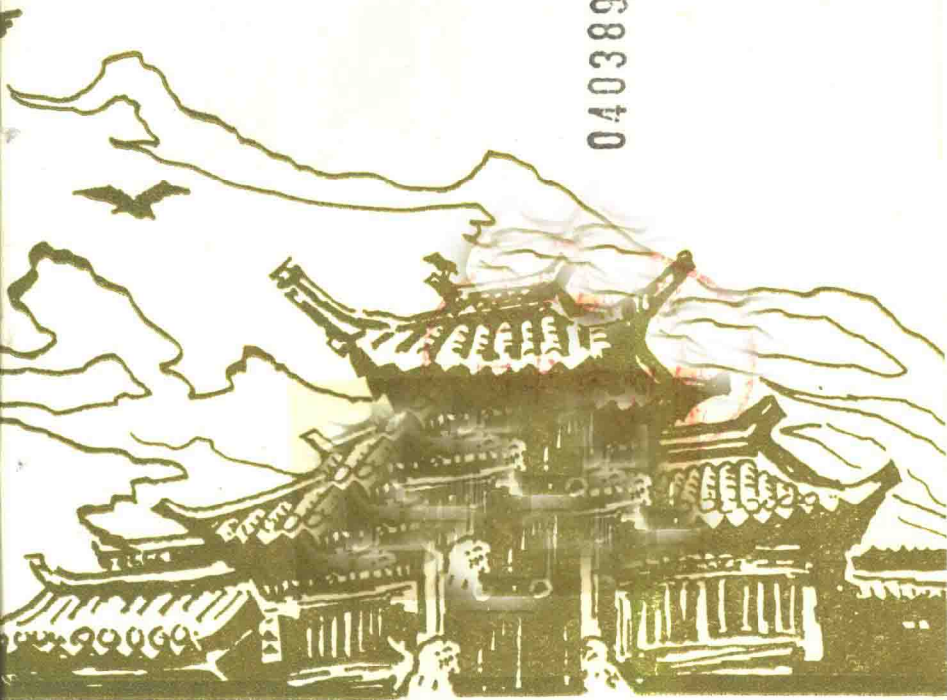


I207.7
323
1

叛逆者

冯苓植

040389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叛 逆 者

冯 苓 植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5印张 291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014—0192—6/1·54 定价：3.30元

印数：0001——5000册

目 录

女王之死.....	(1)
虬龙爪.....	(86)
等风的帆.....	(151)
雨.....	(180)
叛逆者.....	(274)
田野静悄悄.....	(349)
推开这扇门扉.....	(364)
角逐，并非仅在赛场上.....	(384)

女 王 之 死

前 言

内蒙古的王公贵族世袭制度，一直由清初延续到解放前夕。这不但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，而且也反映了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、直至蒋介石，怀柔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别有用心。

王公贵族世袭制度的彻底解决是在解放以后。党和国家不但彻底废除了强加于蒙古族人民头上的封建枷锁，而且还把原有的王公贵族逐步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。有不少王公就曾分别先后担任过自治区的副主席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政协副主席、以及盟、旗正副盟长、旗长、各部门领导等要职。这充分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巨大威力和光辉业绩。

本篇小说为专门记述各类王公经历的传记系列小说《诸王列传》之一。我们认为，即使对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也应给予客观的、历史的、具体的分析，而不应简单的、机械的、武断的通通归结为什么“一丘之貉”。就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，有背叛民族利益、认贼作父的大蒙奸德王，但也有名震一时的抗日女王奇俊峰。

《女王之死》就是专门记述了这位抗日女王作为人——尤其是女人的一生……

一九四七年，初秋。

内蒙古西公旗*的王爷府前，黑压压地匍伏跪倒一大片衣衫褴褛的旗民百姓。

这是一座荒漠草原上罕见的王宫。

在附近一些零零散散、破破落落的蒙古包映衬下，它显得既古老而又凝重，既巍峨而又神秘。门前那对石狮子高高在上俯临着大地，面对着哀乞着的人群，似乎显得更加冷冰冰的了。

秋风收拢着乌云，使茫茫荒野变的更加萧瑟阴沉。几茎断了根的沙蓬随风滚动着，王府殿脊上的寒鸦也不时发出几声哀鸣。匍伏跪倒的人群仿佛更觉不祥了，哀乞的声浪更加一浪高过一浪：

“女王啊女王！行行好吧！”

“女王啊女王！留下吧，留下吧！”

“女王啊女王！给我们作主，千万别扔下我们不管了！……”

王府森严的大门沉沉紧闭着，没有回答，没有动静。

但匍伏的人们竟不敢有半点埋怨。这些数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王公贵族统治下的人们，虽然现在已进入二十世纪的现代文明社会中，但他们却仍在古老而愚昧的梦境中生活着。他们甚至因此产生了一种侥幸的心理：但愿王府大门永远紧闭下去，女王从此回心转意，再不作那抛弃旗民百姓远走高飞的打算。荒漠再经不得折腾了！

殿脊上的寒鸦飞走了，哀乞的声浪似乎变得更加劲头十

* 旗，相当于县。解放前，一般每个旗均有一位王爷，世袭主政。

足……

是的！西公旗是块多事的草原。在这片方圆数百公里被称为“旗”的土地上，二十多年来王位的争夺、贵族的内讧、军阀的蹂躏、日寇的践踏，早已使牧场沙化，六畜凋零、人丁税减、哀声遍野了。好不容易盼到抗日战争胜利女王携带小王载誉归来，谁不盼望她能体恤民情、重振旗政，使水深火热中的旗民百姓稍稍松口气啊！

然而，一切都变得那么令人失望……

神秘的王府内总是怪影憧憧。首先是那个在抗战期间拥立伪王、认贼作父的护印协理*额宝斋，现虽下野，但暗中仍操纵羽翼，施展阴谋，使旗政毫无改观。随之，便是有关女王的一些风流传说，在荒凉的漠野上沸沸扬扬地传开了。说什么这位八年抗战中名闻中外的塞北抗日女王、声震一时的蒙古族巾帼英雄，现在竟沉醉王宫、贪恋男色，不顾自己蒙古女王之尊，更不顾旗民百姓的死活，卑贱地委身于自己的一个部下，而且是一个狡诈的汉人。

这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，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。强悍牧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，注意力被一下子转移了。

女王啊女王！使牧人蒙受耻辱的女王……

人们感到失望、感到痛心、感到屈辱、感到愤慨！暗下里也曾咬牙切齿、诅咒谩骂，甚至声称要冲进王府，洗雪这奇耻大辱，但是，当悲哀的女王突然宣布，为了旗民百姓的尊严和荣誉，甘愿抛弃古老的王府，至尊的王位，远离这是

* 协理，王各手下主持旗政的最高官员。一般有两名，称东西协理。

非丛生的荒漠，去过一个平平常常女人的生活之时，强悍的牧人们却为之一震，刹那间产生了一种没着没落的空旷感。要知道，女王毕竟给旗里带来过希望，带来过荣誉，带来过相对的安宁。如果她真这么看破红尘甩手一走，必定会引起重新争夺王位，为西公旗草原带来新的灾难。

为此，牧人们对女王忠诚之情，不禁又油然而生……

但为时已晚。那个玷污王位的家伙似乎已看出众人心中的愤懑，早暗中远避包头拒不回旗，而女王也决心追随自己的情人远走高飞，共同去北京过那双宿双飞的平民生活。前几天，她竟突然带着年幼的小王，带着几个贴身的侍女，冲出王府毅然决然向包头奔去，使王府内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。多亏了女王那老谋深算的母亲诺月朋主事，一批协理、梅林*、王府的高级仕官才敢在苦苦哀求、步步跪谏不成后，用武装劫持的办法，于半途强逼这位抗日战争中的巾帼英雄重新返回王府。

一连几天，王府上空阴气沉沉，黑压压地笼罩着一层不祥的乌云。四处赶来的牧人听说就连女王的亲信，执掌着王府兵权的旗保安队长郝游龙也亲自来进谏了。虽然说，人们对这位抗战期间的土匪游击司令、起了汉族名号的贵族子弟，早已深恶痛绝，但仍盼望他这次能进谏成功。

今天，王府前匍伏跪倒的旗民更多了。远远飞来的快马带来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消息：驻扎外围的国民党骑兵藉口保卫女王，要趁火打劫来血洗这茫茫的荒原了。人们望着王府紧闭的大门，乞求呼号女王留下的声浪更大了。

* 梅林，王府内的一种官职。

佛爷保佑！但愿王府的大门永远紧闭下去……

就在这人们满怀希望的时刻，王府紧闭的大门突然洞开了。牧人们哀乞的呼号骤然停止，一个个紧张地向大门内望去。只听的里面先是一阵嘈杂的人声，随之便涌出了两列女王的亲随。紧接着走出的又是一群王府的梅林、协理、文武仕官。最后闪现的便是贴身侍女簇拥着的女王和那年幼的王储。

忧戚的面容，悲愤的眼神……

人们马上意识到，看来郝游龙的劝谏也失败了。不！或许这家伙也盼着女王出去。望着这个屠夫队长那不阴不阳的样子，旗民百姓又一次骤然匍伏在地，绝望地向着女王发出最后一次哀求：

“女王啊女王！留下吧，留下吧！”

“女王啊女王！千万别扔下我们走了！”

“女王啊女王！发发慈悲，要为旗民百姓作主啊！……”

女王颤抖了一下，突然眼含热泪，望着这场面痴痴地一动不动了。她，三十多岁，秀气的面庞，漆黑的眸子，丰腴而又多姿的身段。除了那眼圈外的青晕，那满脸的憔悴神情外，完全还算得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。现在，抗战归来时她那种踌躇志满、不可一世的神情早已消失了。当时，她是中国妇女获国民政府最高军衔者，身著中将黄呢军装，脚蹬高统黑亮马靴，再配上女王的红宝石珞璣耳环，小攀龙纯金手镯，真称的上珠光宝气、飒爽英姿。而现在，她既没有穿世袭的王服，又没著中将军的戎装，而只穿着一件时髦的紫红色天鹅绒旗袍，外披一件黑缎子斗篷，仿佛裹着一身怨、罩着一身愁，有意用这种特殊方式宣称：我既不是王爷，也不是

将军，我只是个女人！女人！！女人!!!

众目睽睽之下，女王好象凝固了，化成了一尊大理石雕……

看得出，牧人们真挚的哀求，使她感到内疚，受到震撼。木然间，她内心那架天平似乎正在急骤地波动：荒原的情、远方的梦、走和留、爱与恨……

王府门前，骤然间变的鸦雀无声，就连台级上那些协理、梅林、高级文武仕官、亲随跟班，贴身侍女，也一起跪着匍伏跪倒在女王脚下，等待着她最后的决断。女王眸子中的热泪终于噙不住了，扑簌簌地顺面颊滚落着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声苍老而沙哑的声音，由远及近，颤抖着骤然打破了这微妙的寂静：

“女王啊！开开恩吧，救救旗民百姓吧！老朽已经派人到包头迎请李先生去了……”

李先生？不言而喻，谁都知道指谁而言。王府门前的气氛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人们的目光不由地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一个满脸褐斑、浊泪纵横、似出土文物似的瘦小老头，呼天抢地、跌跌绊绊地扑将过来，一下子跪倒在女王脚下，顿首泣血地哀号着。这就是那位抗战期间拥立伪王、投靠日寇的护印协理额宝斋。现在似乎全旗只有他一个人最理解女王了，根本不顾旗民百姓心中的隐痛，竟敢率先歌颂起那个玷污女王的家伙来了：

“抗战8年，李先生辅佐女王，劳苦卓绝，功盖全旗，应当重新请回王府，嘉奖慰劳一番，聊表全旗子民百姓推崇敬重之意！……”

额宝斋的忠诚、霎那间使人们的情绪开始逆转了。女王

憔悴的面容在屈辱中急骤地变化着。牧人们强悍的心在屈辱中急骤地颤栗着。

屈辱！屈辱！！四周都弥漫着难言的屈辱！！

异样的沉寂中，只有几只寒鸦又飞落回到殿脊上，不时发出几声不祥的哀鸣。但额宝斋似乎仍觉不够忠诚，又开始老气横秋、悲怆凄凉地呼喊了：

“开恩啊女王！旗里事务很多，您甩手跟李先生一走，谁留下给旗民百姓作主啊！……”

“还不住口！”女王仿佛突然惊觉自己中了圈套，猛地大喝一声。

“不！不不！！”但额宝斋仍是忠贞不移，“还是请李先生回来！还是请李先生回来！！”

“滚开！”女王终于在屈辱中爆发了，狂怒地腾起一脚直向额宝斋，“你这个老蒙奸！还有脸来见我？！来人呀，开道走！”

额宝斋的额角被踢出了血，但仍然忍辱负重、声泪俱下地匍伏在女王脚下纹丝不动。仿佛受到了这位痛改前非老臣忠诚的传染，又一批文武仕官也抢前扑倒在女王的身旁，把激愤的女王更裹了个寸步难行。风云突变，年幼的王储被吓得大哭起来。女王自己也束手无策了，惊慌失措地望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——

号泣的贵族，沉默的牧人……

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。女王从旗民百姓一双双屈辱的目光中突然发现，自己仿佛被额宝斋的忠诚剥得赤裸裸的，正在大庭广众之中示众展览。又是一股荒漠上冷劲的风，女王开始紧护着幼王在重围中挣扎了。她意识到，自己现在欲

走不能、欲罢难休，已经被逼进了任人捉弄的死角。她又急、又气、又恨，明显看出已很难突出额宝斋等贵族仕官设下的圈套。绝望中，她只得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旗保安队长郝游龙，大声呼唤道：

“郝游龙！还不把他们给我赶走！”

应该说这是很有把握的。郝游龙的父亲、原西公旗西西协理色宁布，在贵族争夺王位的内讧中和额宝斋结下世仇。原来在向日寇争宠中，额宝斋逐渐占了上风，色宁布因此被日伪关押包头惊悸而死。郝游龙本来在“斩草除根”之列，多亏了女王的收留才避免了杀身之祸。但今天这位女王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，神情却表现得异乎寻常，没有闻风而动，更没有应声而起，而是皮笑肉不笑地站在一旁，好象冷眼旁观在看笑话。

女王不由地一怔，本能地预感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又是威严地一声怒喝：

“郝游龙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郝游龙竟公然蔑视地冷笑开了。而那位顿首泣血的额宝斋也顿时停止了号泣，仿佛有意把后半截好戏留给郝游龙唱了。

“这……”女王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绝没有想到郝游龙这么快就忘了昔日的杀父之仇。更没想到这位草莽队长早在进王府前就把她出卖了。是的！这几天趁女王一心出走之机，老奸巨滑的额宝斋早暗中把自己的小孙女进献于郝游龙淫乐，实现了“一女解冤仇”。刚才郝游龙名为进王府劝谏，实际是诱使女王外出，以便实现额宝斋暗中策划的一系列阴谋。

“你?!……”女王的声音颤栗了。

“我?”郝游龙又是一声冷笑,“我叫你快别当着旗民百姓丢人了!快回府去吧,我们当神仙把你供起来!”

“什么?!”女王怒目圆睁,“就连你也想让我当傀儡!”

“女人家!”郝游龙更放肆了,“什么傀儡不傀儡?缺男人,我给你在咱蒙古小伙子挑两个!哈哈……”

“混帐!”女王义愤填膺了。

“是你!”郝游龙完全显出一副无赖相,“共产党快打过来了,你就想席卷全旗的财产跟上野男人跑!光顾你上北京快活,留下旗民百姓去喝西北风呀?”

“你!你你你……”女王眼睁睁看着匍伏在地的牧人们屈辱的目光中渐渐闪出了愤怒,惶恐中一时竟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还你什么?”郝游龙更加蛮横了,“叫你回去你就回去!快把旗里事务交给额协理,乖乖躲起来享你的清福去吧!”

“哦!”女王又是下意识地一声惊叫。

现在她才彻底明白了,即使自己甘愿不当女王,去堂堂正正的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,也是为这世道所不允许的。额宝斋慑于她的影响,慑于外界可能出现的干涉,早决心利用牧人强悍的自尊心,把她当众绑在这耻辱柱上,迫使她自动地交出王权,然后乖乖地听任他把她软禁于王府,以达到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目的。对她来说,这才叫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,更谈不到她日夜梦寐以求的那种女人应该享受的生活。

这、这比死亡更可怕啊!……

骤然，女王眼前闪现出一张忧心忡忡的面孔，一张男人的面孔、一张抗战八年朝夕和她相处的面孔！眼神是哀怨的，似在向她叹息，又似在向她召唤……猛地，她绝望地失声呼喊了：

“不！不不不不……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郝游龙的面孔骤然变得狰狞了。

“来人呀！”女王在慌乱中聚集着勇气，决心最后使用一次王权，“撤办郝游龙，给我拉下去！”

“谁敢？！”郝游龙也是蔑视地一声怒喝！

王府门前，空气顿时变的格外紧张，文武众官一个个呆如木鸡，随从侍女一个个噤若寒蝉，匍伏在地的旗民百姓一个个地也仿佛在屈辱中凝固了。只有王府殿脊上的寒鸦，搅着荒漠上的风不识时务地哀叫着。

落魄的抗日女王，受辱的巾帼英雄……

但她仍然在绝境中奋力挣扎着。虽然狂怒的颤栗早使她头晕目眩，眼前苍茫的荒野已化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但她仍不屈地想在这背叛和愚昧的世界里探寻出一条出路。她本来想撕破衣襟、袒露胸怀，悲愤地向人们呼喊：女人！女人！我只是想做个女人啊！……但她什么也没喊，只是骤然拉着早已吓得半死的小王，趁围裹的文武仕官僵化不动之机，猛地冲破层层重围，就要向迷茫的远方奔去。但还没等她扑下两个台阶，僵化的场面就果然惊炸了。郝游龙一下子跳上前来，凶恶地挡住了去路：

“还不死心？！”

“叛孽！”女王狂怒地抛开了儿子，对准郝游龙就是一个耳光！

“好你个泼妇！”屠夫队长似乎也要动武了。

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又多亏了忠顺的额宝斋出面阻挡，忙招呼着左右随从，“来人呀！恭迎女王回府！”

小王哭叫着，女王挣扎着，但终于被一哄而上的文武仕官们裹胁着拖进了那森严的大门。

一对石狮子仍然是冷冰冰目视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不哼不哈，一动不动。只有格外热心的额宝斋仍站在台阶上，注视着既屈辱又忧虑的旗民百姓高喊：

“散了吧！女王顺应民庶，绝不离开旗民百姓了！”

天是灰蒙蒙的，地是灰蒙蒙的，牧人们的心头也是灰蒙蒙的。人们一个个跨上疲惫的马，伴着萧瑟的秋风，沉重地向着荒漠深处散去。

佛爷保佑！但愿丑剧就这样完了吧……

但丑剧并没有因此结束，刚才是示众，现在才轮到惩罚！王府沉重的大门刚刚关紧，挣扎的女王就突然看到，深宫大院里处处闪现出郝游龙持枪的亲信。猛一回头，只见一支手枪的枪口正冷冷对准自己的脑后。

“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郝游龙冷酷的声音。

狂怒的女王骤然冷静了。她明白，除了服服贴贴听他们的摆布，剩下只是死！她更明白，郝游龙敢于如此胆大妄为，这期间除了新老贵族的勾结，而且必定还有国民党暗中的默许，他们早就嫌她难以驾驭，多次给过她颜色看了。现在借蒙古人之手干掉蒙古人，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。

“文武仕官们！”屠夫队长却骤然文绉绉起来，“别怪我郝游龙鲁莽，实在是咱西旗的人让这骚娘们丢尽了！少不安份，老不正经，一辈子离不开个男人、男人，尽往祖宗头

上扣屎盆子！……”

女王的面庞顿时变得惨白了。她清楚，这等于在发除更自己的檄文。男人、男人，一辈子离不开男人……天哪！这就是罪？！……刹那间，那几个曾改变过她生活的男人身影，一个个在她的眼前闪现了：沙原的纨绔少年；深宫的阴沉王爷；日伪的蒙奸团长；国府的少将政客……挡住了她的视线，挡住了她始终寻求的人在向她狰狞地狂笑着。

“说！”但喊叫的却是郝游龙，“再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，是要那家伙还是要命？！”

女王一震，骤然清醒了，眼前除了唯唯诺诺的仕官，就是枪口、枪口、枪口！

悲愤使女王仿佛凝固了，屈辱更使她敢于拒绝回答。猛一回头，只见脑后那枪口，似乎沉默的不耐烦了。黑黝黝的，就象一条走不尽的漆黑的甬道。深不可测，仿佛就是要从这里把自己拖进那黑暗的深渊。女王只顾冷冰冰地凝视着，痴了，呆了……

郝游龙又要喊叫什么，但被额宝斋上前制止了。这使惊悸的小王，终于又敢在一片死寂中突然哭叫起来：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

女王一颤，下意识地急忙搂紧了孩子。两行冰冷的泪水，不由地顺冰冷的面颊滚落下来。女王，毕竟首先还是个女人。而在他们看来，泪水正是女人软弱顺从的标志。为此，郝游龙得意的笑了，额宝斋赞许地笑了，文武仕官也一齐松了口气献媚地笑了。

“嘿嘿！”笑声中还夹杂着额宝斋忠顺的说明，“这就好了！这就好了！肯听下人的一片忠谏，您还是我们的女王！”

女王？女王的身子剧烈地颤栗了，但冷冷的目光仍凝视着那瞄准自己的枪口。笑声中，她似乎发现枪口的黑洞正在无限扩大，还渐渐镀上了一圈色彩斑斓的光环。而就在这耀眼的光环中骤然闪现了他，那个在包头久久等待着她的他——

忧忧戚戚的面容，哀哀怨怨的眼神——

眼泪又顺着女王娟秀的面颊滚落下来，但这次是急切的泪、火热的泪、一个女人执拗的泪！仿佛那枪口黑洞里的人召唤的更急切了，突然她挥手而起，蔑视着那跟踪的枪口，猛地返身向那紧闭森严的王府大门扑去：

“不！我要走！我要走！”

“找死！”随着郝游龙的一声怒吼，王府大院的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。

“开门！开门！”但女王却仍在置若罔闻地捶击着这沉重的大门！

“女王！女王！”额宝斋真有点慌乱了。

但现在她却什么都听不见了。屈辱、背叛、劫持、胁迫，早使她悲愤地把一切都抛在九霄云外了。迷幻中，眼前只剩下了他，那个伴随她生活最久的人！他在向她微笑、向她招手！但正当他向她扑近时，突然那几个改变过她生活的男人，又狞笑着在她眼前闪现了，堵住了她的视线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！她焦急万分地捶击着大门狂喊着：

“躲开！躲开！放开我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似乎身后只是轻轻的一响——

女王的额际渗出了殷红的血，但她仍然伸出双手，目视着前方挣扎着，嘴里仿佛还在喃喃地喊着：

“等等我！等等我……”